

卷

A

世情小说

2000



颠倒
招聘
弹劾
裸体工资
空转
大选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编个故事

华夏
张锐强
祁智
肖仁福
肖仁福
彭瑞高
李唯
王跃文

文化艺术出版社

1247.7/98 11



* T106456 *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情小说

A卷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情小说 2000/张英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4

ISBN 7-5039-2025-4

I.世... II.张...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22057号

世情小说 2000(A、B卷)

作 者 张英 主编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E-mail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年5月北京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24.25

字 数 43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25-4/1·884

定 价 38.00元(单册 1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颠 倒 \ 华 夏 \ 1

① 主编说,你不懂,官场就像一张网,县委书记虽然不大,却是这张网的一个结,当然那个局长也是其中的一个结,小结。这张网结结相连,碰一结就会动全网,你碰了县里那个局长,就会碰到县委书记,碰了县委书记,就会碰到市里的哪个市长或者书记,再往上还会碰到什么人就不好说了。

② 主编笑了,说,你还是天真,新闻媒体是没有那个能力的,要是真的捅出了窟窿,也是别的力量在起作用,或者是这张网本身出了毛病。这张网的哪个结本身出了毛病,你去碰它没事儿,要是还没出毛病,就碰不得,弄不好还会把碰它的人罩在里面。

招 聘 \ 张锐强 \ 47

① 李浩学过哲学,知道有个人是所有社会关系总和这样的定义。不是骂他,像许老师那样独来独往,没有了社会关系,还能叫人吗?李浩心里总是这样想,想法的背景是对许老师深切的怜悯和对自己前途的无限伤感。

◎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其实社会能够容得下的就是这种人，因为立牌坊并不是真要表示贞洁，而是对周围要求和解或者相安无事的姿态，一种主动低头的倾向，而那些全然不顾面子的人则经常会撞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做法过于嚣张，大家必然容他不得。

弹 劾 \ 祁 智 \ 80

◎ 出事的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人朝夕和我们相处，却像潜伏特务一样没有浮出水面，这是何等的刺激。但我们不敢激动，否则领导会以为我们惟恐天下不乱。在机关工作不能出事。出一次事，需要十次出色弥补，而机关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很少能给你出色的机会，你还没能攒到十次出色，就已经出局了。因此，在机关最要紧的不是出色，而是要确保不出事。因为没有暴露，就谁都有可能，不论出事的最终是领导还是群众，激动都不属于我们，否则就对不起他们。对不起领导，少了拉一把的手，对不起群众，少了托一把的手，最终还是对不起自己。连自己都对不起，那还能对得起谁呢？

裸体工资 \ 肖仁福 \ 138

◎ 何铁夫无法做到宠辱不惊，当了副县长不想当常务副县长，当了常务副县长不想当县长，当了县长不想当县委书记，若是这样，还呆在这县委大院里干啥？尽管如今在政府做县长副县长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有时甚至要搞得焦头烂额，免不了让

人心生厌倦，可既然已经干到了今天这个份上，也就只得继续向前，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空 转 \ 肖仁福 \ 188

① 何铁夫自然知道跟着组织部天天有进步的道理，可他也懂得，往组织部走得多了，招人耳目，会让人以为你有什么企图。今天当然不同，今天是屈部长亲自叫他来的，他的底气就足得很。只是屈部长只说要他到组织部来一下，并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这让何铁夫不免一番浮想。

大 选 \ 彭瑞高 \ 240

① 田增寿晓得搞个展览，跟排个大会议程、画个县报版式一样，最紧要的是搞好平衡。田增寿有时就感慨，他半辈子的工作，县、乡干了那么多年，忙乎的核心，就是平衡这两个字。平衡搞得不好，日子就好过些；反之，就事事不顺心。为此他就有些吃惊，丁六三一个乡助理，倒有本事在一个展览版面上，一碗水端平，把平衡搞得很好。真难为了这个助理，十个指头弹钢琴，乡里党政领导个个都按到了，大家都在展览上各得其所，这展览拿到任何地方给任何人看，都站得住脚。这本事，不由叫田增寿对小助理丁六三刮目相看。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 李 唯 \ 282

① 这突然一下子大幅度下滑的价钱使老张和李李反倒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继而觉得这俩小姐也确实有点够意思，一下就砍去二百块！老张就

看着老李,老李又习惯地看着老张,让他决定。老张于是说:“那就六百五吧,给你们加点‘打的’的钱。你们够意思,我们也够意思!”两位小姐又是非常短暂地相互一看,流露出一笑继而马上收敛。后来她们在公安局交代:她们通常做这种事收费都是二百,有时候一百五也做的。小姐说:当时她们一看见这俩外地人就知道是菜。人到中年,没干过这事,又急着想干,人比较傻,钱好挣。长得像“马红”的小姐还说:“一看这俩长得就像人民币!”

编个故事 \ 王跃文 \ 350

◎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颠 倒

华 夏

杨农、李清和余菲

那时候的杨农是和我们经常厮混在一起的朋友。那时候是十年前。

我们几个属杨农年龄最大，在女人的眼里他也是我们几个中得分最高的一个，他找女朋友比我们几个要挑剔一些，所以是我们几个里结婚最晚的一个，县城里和他年龄相当的未婚女人差不多都被人给他介绍过，大部分是他看不上人家，少数几个是人家看不上他。他有点挑花了眼，挑着挑着就把自己挑成了大龄。

杨农和李清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两个人都是中学教师，杨农在县城里的一所中学任教，李清在离县城八华里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当时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都是挑挑拣拣地把最好的青春耽误了。两个人认识后开始谈，谈了一段时间，杨农觉得自己在和李清约会时一点也激动不起来，他发现李清对自己也总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没有一点恋爱时应该有的那种疯狂劲儿。杨农对我说，我和李清亲吻时一点味道也没有，她的嘴唇就那么抿着，没有任何响应，身体也僵硬得像块木头。杨农说我即使在亲吻

她的时候,心跳也没有一点加快,心里平静得就像应付差事似的。后来我索性也不再和她有任何亲昵的表示和举动。

两个人的关系就那么不冷不热地发展着,杨农想起来就去乡下中学找李清见一面,忘了也许就十几天甚至二十几天不去找她,李清也无所谓,爱来不来。他天天来,她是那种不冷不热的表情;他十几天来一次,她还是那种不冷不热的表情。两个人好像都觉得对方不是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一个,又都觉得对方就像鸡肋,不甘心放弃。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拖着。两个人可能都是这样一种心思,遇见更好的,就结束他们的关系,没有更好的,就和对方凑合了也行。在这种情况下,杨农遇见了余菲。

余菲是县税务局办公室的打字员,年轻漂亮,走在县城的街上,是个比较出众的女孩子,总有些已婚的和未婚的男人在打她的主意。余菲长得有点像香港的影星张曼玉,可能是琼瑶的小说和港台的电视剧看得太多的缘故,她说出的话也就有一股港台味儿,比如她总爱说“好高兴”、“好喜欢”、“好伤心”、“好难过”、“好痛苦”、“好舒服”、“好可爱”等等诸如此类的句子。这些话放在一般女孩子的嘴里,就有些做作,有些浅薄,有些不伦不类洋不洋土不土的,就有些酸了巴叽的。可从余菲的嘴里说出,就显得很自然,很天真,很稚气,很动听,很可爱了。余菲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欢写点诗歌或者散文请文化馆里的老师指教。被请教的老师就有点受宠若惊了,一边很有耐心地指教,一边望着她粉嘟嘟的小嘴儿和扑闪扑闪的多情的眼睛,想入非非。爱好文学的女孩子大多长相比较困难,因为生活中有些自卑,便移情文学,像余菲这样的尤物也加入到了文学爱好者的行列;让那些早就变得有点心灰意懒的文学前辈重又焕发了青春。杨农中文系毕业,又在中学教语文,县里有个什么文学活动偶尔也参加几次,他去参加这种活动的目的,一是因为无聊,散散心,二是想看看文学爱好者的队伍里有没有一个可人的女孩儿,追一追。杨农那段时间经常泡舞会,也是这个目的。就这样,杨农先

在文学活动中,后来又在舞会上认识了余菲。余菲像一朵火苗,在杨农的眼睛里燃烧起来。杨农在和余菲跳舞的时候,觉得她身轻如燕,妙不可言。他真有点爱不释手了。

他就开始追余菲。余菲当时正失恋,他一追就追上了。

杨农和余菲上来了就处在热恋当中,两个人几乎天天约会。即使是每天晚上都要见面,两个人在白天还要通两次电话,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余菲终于向杨农敞开了自己的身体,让他真正地解了一个女人。

在余菲的身体上留连忘返的杨农快要把李清给忘干净了。他和李清的恋爱虽然谈得不死不活,但是并没有明确吹灯。在他和余菲打得火热之际,脑子里也偶尔会闪过李清的名字,他想他应该尽快通知李清,结束两个人的不冷不热的关系。当他认识了余菲之后,才知道他和李清的关系根本不叫爱情。杨农一直遮犹豫着不知该通过什么形式和李清谈,是写封信呢还是打个电话,或者亲自去找她,面对面地谈。虽然两个人在恋爱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热情都不是很,可也毕竟断断续续地谈了将近一年,一年里虽然没有发生性关系,肉体的接触还是有一些的,杨农就想面对面和她谈谈。这件事谈起来不是很愉快,杨农就有意无意往后拖,一拖两拖,三个月就过去了。

李清醒了

杨农在李清的眼里本来是一个一直不能下决心将一生交付的男人,她不断地对他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思考,觉得他身上没有别的男人所具备的特殊的才能,离她理想中的那种男人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应该说,在她发现她和杨农之间突然闯进的余菲之前,杨农在她的眼里顶多就是一根鸡肋。

杨农有三个多月没有去找李清,李清也没太往心里去,以前他

们也有过两三个月不见面的历史,这期间两个人都没闲着,都在挑更好的,可惜都没有挑到比对方更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在这三个多月里,李清有两次去杨农所在的学校办什么事儿,顺便去找过他,可惜都没见到他。李清有几个同学和杨农在同一个学校教书,是同事,其中有一个还和她是好朋友,李清就问她的好朋友,杨农最近正在忙什么。她的朋友问她你们是不是早就吹了?李清说,还没有。那个朋友说,咳,我还以为你们俩早就吹了呢。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李清说,有三个多月了吧。那个朋友说,杨农早就另有新欢了你真的会不知道?李清说,我当然不知道,你不及时向我报告,我连他的人影都见不到,怎么会知道。怎么回事儿,你快说说。那个朋友说,我看你们俩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不死不活的,你又这么长时间不找他也不问他,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吹灯了呢。既然你们还没吹,那就告诉你吧,你听完就和他吹灯算了。李清说,你说。那个朋友就把杨农和余菲来往密切,余菲经常夜里住在杨农的宿舍,两个人经常弄出很大声响,还有他们两个人干好事的场面也被同事撞见过,这些已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的情况都讲了。那个朋友越说越带劲,她以为李清不会在乎,没想到李清不但在乎了,而且举动非常失常,她面色苍白身子在微微颤抖,突然大叫一声:够了!别说啦!她在喊叫的时候样子很可怕。简直就像是一个疯子,那个朋友从没见李清有过如此失常的表现,吓得赶紧闭上了嘴巴。那个朋友见李清脸色苍白得没了丁点血色,嘴唇乌青,就又接着劝她,说你何必激动成这样呢,你不是对杨农无所谓吗?你不是一直犹豫着是不是和他一刀两断吗?既然他无情也就不怪咱无义,你也正好下决心和他断绝往来,这样既成全了他,也成全了你自己——你再去找一个更好的,天底下好男人有的是,杨农算个什么东西!

李清冷笑一声,说,就这么便宜了他,没门!我非让他跟我说清楚了不行!说完,李清也没和她的朋友告别,气呼呼地转身而去。

杨农觉得恋爱中的李清就像一根没有感觉的木头，李清自己也觉得自己激动不起来，像根木头。有一次，杨农对坐在他怀里的李清说，你僵硬得就像一根木头。我怎么才能让你燃烧起来呢？李清眯着眼睛望着远处，说，我确实是一根木头，等着有人把它点燃。我想我不是不能燃烧，而是没有人能把我点燃。我要是被点燃了，我想我肯定比别的女人燃烧得更热烈、更旺。杨农说，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把你这根木头像劈柴一样点燃呢。李清说，我也不知道。杨农说，现在我就试着像生火似地往着了点你，不过你一定得积极配合。说着，他就俯下身，亲吻她的嘴唇，同时一只手伸进她的上衣里面，抚摸她的乳房。李清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说，这样不行你试过了，要想点燃我得从心里，要是我的心激动不起来，你怎么折腾我的肉体也是白搭。杨农听了她的话，心里非常不快，他讨厌这种穷事儿特别多的女人，他希望能够找一个比较简单一点就能着的女人。他后来发现余菲正是他要找的那种一点就能燃烧起来的女人，所以他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觉得余菲比李清真是不知要强多少倍。和余菲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会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情，和李清这样的女人过一生，想想都可怕。

杨农连招呼都没和李清打就投入了余菲的怀抱，这件事就像火柴和汽油一样，把李清这根木头点着了，她觉得自己彻底燃烧了起来，烧得就像她曾经期待过的那样热烈和旺盛。当天下午，一放了学李清就去找杨农，她要当面对他说个明白。她骑车二十分钟，从她所在的那个学校，来到县城杨农所在的那个学校，办公室和宿舍都没他，她来晚了一步，杨农已经放学回家了。李清虽然没有去过杨农的家，但知道他父母家住哪儿，她就毫不犹豫地去了杨农的家。在去杨农的父母家的路上，李清正好碰上了杨农和余菲。杨农和余菲约好晚上要去看一场刚刚上映的电影，他们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有说有笑地向电影院的方向走，他们冷不丁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去路，杨农这才注意到把自行车横在他们面前的是李清。

杨农被突然横在面前的李清吓了一跳,有片刻不知如何是好。他只慌乱了几秒钟,就镇定了下来,他说:李清怎么是你?李清冷笑一声,说:谢谢你还能认出我是谁。她用手一指杨农身旁的余菲,明知故问地说:请介绍一下这位小姐是谁好吗?杨农看看李清,又扭回头望望身边的余菲,说,这位是我的女朋友,余菲,税务局的。他又给余菲介绍,说,这位是我过去的朋友,李清,和我是同行。李清吓地啐了一口,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你竟有脸在我面前说她是你的什么女朋友。你告诉她,我才是你的女朋友,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杨农很冷静地说,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李清说,你胡说,我们的关系根本没有结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你竟敢明目张胆地玩这种脚踏两只船的游戏,我真替你感到害臊。杨农说,我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来往了,我们的关系早该结束了。李清说,我们虽然三个月没有来往,但你并没有向我明确,我以为是你工作忙,没想到你又背着我去勾引欺骗别的女孩子。今天你非得跟我说清楚了不行。杨农说,我早就想和你说清楚,我的信早就写好了,就扔在抽屉里,没顾上给你。李清说,你没给我就是没有跟我明确。在跟我明确之前你就不能去勾引别的女孩子,你这样做了,就是不道德,就是卑鄙无耻。杨农说,那我现在就跟你明确了,我们的关系彻底结束了。李清说,你现在说,晚了。你想结束就结束,你想进行就进行,别做梦了。杨农说,那你说怎么办?李清说,跟我说清楚。杨农说,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嘛。李清喊道,没有。我不接受!

李清和杨农在那条行人不是很多的小路的中央,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吵了起来。余菲觉得自己插不上嘴,也没她插嘴的份儿,就站在旁边津津有味地听和看,她觉得这两人很好玩,她被逗得都快乐出声儿了。李清停下来,对余菲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儿,请你回避。杨农也对余菲说,你别走,我马上就和她说完。

余菲觉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后退两步，继续观看，她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叫李清的女人，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她觉得李清真是一个厉害的女人，不愧是当教师的，嘴巴真是厉害，自己的八张嘴也说不过她的一张嘴。余菲站在旁边看见李清在吵架时两个小辫子在肩膀上跑来跑去的样子特别好玩儿。后来她就看见面前的两个人动起了手，先是两个人一边骂着一边用手指着对方的鼻子，接着她看见李清挥手抽了杨农一个嘴巴，很清脆的一个嘴巴；她看见杨农犹豫了一下，毫不客气地还了李清一个嘴巴，同样清脆响亮。李清挨了这个嘴巴以后，嘴突然闭上了，手也放下了，愣愣地望着杨农，接着就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哭了。杨农回头对余菲说，咱们走，就骑上自行车先走了。余菲看了看正蹲在地上哭泣的李清，也骑上自行车，跟着杨农去了电影院。

李清被杨农回敬了一个嘴巴，接下来的整个晚上她都觉得左半边脸上火烧火燎。让她感觉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恨杨农，也没有因此下决心和他分道扬镳，相反她却开始爱上他了。以前交往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的那种爱的感觉，突然降临到了她的心上，她的身上。

李清行动了

李清想，要想让杨农回到自己的身边，首先是让余菲从他们三人关系中退出。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上午李清把自己的两节课草草讲完，就骑车去了县城，径直来到税务局敲响了余菲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门。李清在来之前，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化了淡妆，因为是多风的春天，她穿了一件颜色很热烈的红色风衣，戴着一顶在县城里很少见的样式很新潮的帽子，整个人看上去又大方又迷人，又有文化又有气质，可以说是光彩夺目，没有流露出丁点失意、落寞、痛苦的痕迹。

李清推开门后,面带微笑地对正在打字机前打字的余菲说,你好!余菲对李清的突然出现感到有些意外,但她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紧张和慌乱,她也很大方地说了句,你好!然后站起来指着自己的床说,请坐,我这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只好委屈你坐在床上了。李清说,不客气,就坐在了余菲的床上。在坐到余菲的床上的同时,李清想杨农肯定和眼前的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孩儿在这张床上睡过觉,这么想着的时候,一丝不快浮上她的心头,她赶紧将它拂去。李清说,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让在办公室里支床,这样说着她又站起来,将风衣脱了,和帽子一起挂在了衣服架上。余菲说,也不是哪个办公室都让支床,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单位没有给我安排宿舍,所以就让我在办公室支了一张床。喝水吗?余菲问李清。李清说,不渴。余菲犹豫了一下,还是给李清沏了一杯茶,放在了床头的一张桌子上。

李清等余菲坐下后说,我想咱们俩应该好好谈谈。余菲笑着说,可以。李清觉得面对小小的打字员余菲,自己有很多的优势,于是在心理上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余菲想,李清这次来肯定是求自己把杨农还给她,她觉得李清在自己面前是个失败者,是自己手下的败将,她准是来乞求自己的怜悯和同情,所以她在心理上也有了一种优越感,胜利者的心态。余菲惟一感到遗憾的是事先不知道李清会来,没有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因为正在打字,她穿了一件平时根本不穿的旧衣服,胳膊上还套着两只旧套袖。这身破旧的衣服让余菲觉得此刻的自己显得很寒酸,而李清却是有备而来,所以自己就把她衬托得更加光彩照人。为此余菲在内心深感不快,她想自己现在再换衣服,为时已晚。在接下去的整个谈话的时间里,余菲一直在为衣服的事情耿耿于怀,并且在看待李清的穿着打扮上也由欣赏一点一点地改为挑剔。

李清说,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来的目的想你是知道的。我劝你离开杨农,把属于我的东西再还给我。我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

了我自己,我也是为了你好。余菲笑着说,你能保证如果我离开了杨农,他就真的会回到你的身边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吧?杨农身上的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呢,我又怎么把它们还给你呢?我倒要听听你是怎么个为我好。李清于是开始了她想了整整一夜的长篇大论,她从杨农和余菲两个人的年龄、学历、性格、经历、人生观等等论述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然后又论述了自己和杨农是多么合适,她对他是多么了解等等,一路滔滔不绝地论述下来,她的口才让余菲肃然起敬。李清的口气既像老师,又像大姐,还像是一个知心朋友,一点都不像弱者或者是失败者。余菲觉得自己越来越插不上嘴,也就索性闭了嘴,让她一个人去尽情发挥。李清还说,杨农在没有和她结束旧的关系的时候就又和余菲建立了新的关系,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如果余菲了解了这种行为的真相还和他保持关系,那就是和他同流合污,就是明知故犯,也就更可恶。等李清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余菲听得都有点傻了。李清问,你说我刚才说得对吗?余菲说,你的口才真好。李清说,我在大学时得过全校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余菲说,怪不得,有空我得向你学学演讲。李清说,行,只要你离开杨农我一定收下你这个学生。余菲就非常纳闷,她本来是求自己退出,怎么说说着说着,就要收我为徒了呢?而且前提还是我离开杨农。这个女人不简单!余菲说,让我好好想想。李清临走时拉着余菲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人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很漫长,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呀;人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容易做出蠢事,尤其是像你这样多情善感、心地单纯的女孩子,更要冷静地把握自己。

晚上当余菲把白天李清的来访,以及她的言行尽可能详细地转述给杨农的时候,两个人几次乐得险些岔了气儿。

李清在找过余菲后,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她想,下一个要找的应该是杨农的领导了。一天下午她又来到了杨农所在的学校,直

接来到校长的办公室。李清穿着仍然得体大方，面带自信的微笑。校长问，你找谁？李清说，就找您。校长问，你是谁？李清说，我是您的部下杨农的女朋友，我也是教师，在某中学教物理，还是校团委支部书记。校长问，你找我有啥事儿？于是李清就把她和杨农恋爱一年，杨农在没有结束和她的恋爱关系的时候又搞了一个叫余菲的女孩儿的事情，简要却很生动地对校长说了。校长说，你来的目的我已经知道了，可是这种事情，我是不便插手管的。李清笑着说，我理解您的意思。可是我觉得，您作为领导，作为长者，不仅在工作上严格要求您的部下，在生活上也应该关心他们。如果您的部下因为头脑发热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正在为以后的生活酿制苦酒，而您又看出了苗头，您说您能袖手旁观吗？然后李清就把余菲对杨农的种种不合适，一一道来，又把自己对他是多么的了解、多么合适——道来，说到后来，校长听出如果自己不及时出面制止杨农的错误行为，就不是合格的领导，没有仁慈之心，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校长。李清在和校长说话的时候，既不表现得低三下四，更没有盛气凌人，她说得自然流畅，生动感人，不卑不亢，恰到好处。等她说完，校长说，本来教师的个人生活我是从不过问的，可是这次我准备破例，做做杨农的工作；不过他听不听，可是他的事儿了，因为这种事儿甭说是领导，有时家长说话都不灵。比如我家的二小子，在搞对象这个问题上就从来不听我和他妈的，简直快把我们给气死了。接着校长把李清当成一个知心人似的说起了自己的家事。两个人都被对方打动了，分手时，他们已经相互有了很好的印象。校长问李清，你想不想调到我这里来？什么时候你想来我什么时候要你，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才，我们这所学校的大门什么时候都是敞开的。李清说，谢谢，等我和杨农的事情成了，我一定投奔到您的麾下，我们两个一起为您效力。校长说，好，咱们一言为定。通过这天下午的近两个小时的交谈，这位校长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上了李清，觉得她实在是个难得的人才，同时在心里骂